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四十四

諸儒上二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渑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己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先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為所動父敬祖為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為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為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岳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為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懸痛以折之先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

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謝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為非而以違俗為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為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為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為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亦由乎人馭之如何耳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為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為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為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畧相同爾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

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所謂萌即

易之幾學庸之獨也

○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

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

○天地間凡有

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

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

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

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先生為學嚴密如此

○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偽一

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

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

也靜字看得精極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具嚴乎先生存養之密可見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

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

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之

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

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勤之一字是千古作聖的單方

○人之為

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

在存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

惟無欲者可作此語

○人只為有欲此心

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

語極的確

○受道者以虛心

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

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

現得

○得

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

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

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

為惡

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

○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聖人身

上形見出來

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遠人也

○為仁之功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

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

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

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

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

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

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

道終當棄之以尋真

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

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為詩文則

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為可尚也

見先生應感之實可法

○人心本

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物無蹤跡可尋捉處○太極圖說述解斤畧云孔

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

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沌未判之名道為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

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致極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

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沌之云漢志含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

秘則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

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秘之無可傳之人也

是後有增周子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

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

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

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

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太極圖先生者平所最得姓者

太極圖說辨疑文畧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又觀語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為死人而不足以為萬物之靈理為死理而不足以為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為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

諸儒上三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捨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為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為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瘡厲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為李文毅時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為天下之中不如京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即理用即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循理而行○在天為理與天常存在人為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即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即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為性理從氣發為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為仁此天地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不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却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

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資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為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為藩臬閫司之吏中等為各郡吏下等為州縣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何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於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為至則為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

告曾子以道言謂一理貫萬事理即體事即用告子貢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

一日克己復禮一日以成功之大綱言四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冠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卻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即此一日義同○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

下孟子

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即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即所謂道路也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即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即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玄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之謂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即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已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

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即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詩

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為大宗其庶子為小宗若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

古昔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為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為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凡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鬴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即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于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今之神有土木偶及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意歟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向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

易多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
凡例之說以為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
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
諭德謚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為輟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
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為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
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瑾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
田以贍族人呂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
何所用興謝而弗受東餼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
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皦然塵
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
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為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
皆以為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為非也非其小而不非其大何也○治己必先
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為非今日便

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為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汙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汙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為偽人所罔○所以為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為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寧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景

諫上元烟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髯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為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為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學墨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澈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聞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得大又須心小心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得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詩正要鬼神司屋漏何

須荼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
收人才固民心然後政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為
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
問學先生曰勉齋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檢答之知而
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走人以為言
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極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
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
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
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
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為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
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為先生家匿之先生即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
生與夫人畧不動色○每歲宴其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餼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
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盞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質朴

畧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尚有贏俸即為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即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為思慮發之於身為親言視聽施之於家為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為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為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為有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德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為賢安之為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心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為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為為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為心之體吾惟修吾心煉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